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廿七.

東尼一大早就去交涉，到了中午，他興沖沖地回來，不住地向我擠眉弄眼，說：「一切都順利，焦基出車子，但是沒有司機，你我都可以開，只好辛苦一下。米朗達出了兩千塊錢，卻提出了一個條件，我代你答應了。」他得意地笑著，我則心驚肉跳，一定是威瑪也要去，但是我沒有理由拒絕，便說：「好，我也同意，甘格和沙爾索不想去，你留一點伙食費給他們好了。」東尼關子沒有賣成，很掃興，只好問：「什麼時候動身呢？」

「我們這種人，還不是說走就走。」

「明天好不好？呢……我今晚有約會。」

「貝珍不是和我們同去嗎？」我故意拿話套他。

「誰說是貝珍？我昨天才認識的。」

「小心啊！貝珍不會輕易放過你的！」

「沒那麼嚴重，老實說誰都網不住我。」

「你是說，你不願接受別人對你的奉獻，你打算逃一輩子？」

「你別說我，你自己呢？」

他說得有理，我又何嘗不是在逃呢？

第二天，我們開車離開了沙市。威瑪是第一次離家遠行，她父母都來送，大包小包的帶了不少東西。她母親是個性情和藹的胖婦人，母女倆人彷彿生離死別似的擁抱不已。她母親不斷地說：「可憐妳沒快樂過一天，這次就痛快地玩玩吧！我不再叮囑妳了。妳身子薄弱，小心生病。睡覺要睡好，不要太貪玩……」

第一段路由東尼駕駛，他不耐煩久等，猛按喇叭，我們才得脫身。

一離開沙市，就是通往內地的國道，人煙漸漸稀少。威瑪彷彿年輕了十幾歲，高興得不住地東問西問，所有的景物對她都是新奇異常。

起初，我很拘泥。再一想這又是何苦？未來的發展大可放在一邊，只要應付得當，相信總會化險為夷的。心情一放寬，再看看她也蠻可愛的，順口聊聊，一時芥蒂盡釋。車行甚穩，她興奮了一陣子，就倒在我身邊睡了。

過了阿拉杜工業區，我們便依照預定的計劃，參觀了幾個公路附近的農場。由於這一帶水源不足，大多種些耐旱的牧草，游放幾頭牲口而已。

離開沙市約六十公里，在往聖坦拿市的中途，我們轉折到另一條公路，進入了中南部的丘陵區。這一帶是巴伊亞的蔗糖產地，沿途蔗園密佈，小型的榨糖廠林立。然而其規模及設備小而陳舊，多半襲用傳統的土法。

東尼攜來一份資料，是土地仲介人介紹的幾塊土地，以及伊連士的農業狀況。他預定要買一個五百公頃大小的農場，以便種植蔬菜及水果等，我則負責評估。

我的看法是，交通一定要方便，農場中水源不能缺少，再其次是當地勞工以及作物情況、肥效土質等細節。

哪知人算不如天算，我所要求的條件，根本不是問題，問題出在一種我從來沒有見過的螞蟻。在這一帶平原上，常常會看到突然聳立的土堆，這種土堆大小不等，大的看去如同小山峰，小一點有石塊大小，遍地都有，無處不是。

這都是億萬年來，螞蟻的子子孫孫努力不懈，不斷經營的成績。牠們成了這片土地的主人，只要是咬得動的，牠們無所不吃。田間的幼苗、樹下的嫩葉，一旦被牠們的斥侯發現了，可以連夜收割個精光。

除非是斥巨資，將整個方圓數十公里的土地徹底殺清。否則只有與牠們妥協，種植一些常年生的作物，彼此才能相安無事。至於蔬菜的計劃，根本不能考慮。

自然界生態平衡的現象頗堪玩味，我曾見過巴西內陸某些地方，食屍鳥滿天遍野都是。牠們常棲息在枝頭、屋頂，目光炯炯地俯視著人們，隨時等著飽餐一頓。我每每被牠們看得汗毛倒豎，坐立不安。

據當地人說，數十年前，有人發起消滅食屍鳥的運動。結果鳥是絕跡了，原野中腐屍卻大量積累，竟帶來了慘烈的瘟疫。在那次滅鳥事件之後，由於地上的食物過多，螞蟻得以大量繁殖。不到十年，數量劇增了百十倍，為患迄今。事後究明原委，政府雖已明令禁止人民獵殺這種原野清道夫，但禍害已成，人們只有向螞蟻投降了。

像這樣重要的地文資料，在東尼拿來的資料中，居然隻字未提。其工作效率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東尼意興闌珊，建議打道回府。我只好勸他，既然已經來了，怎能半途而廢？其實一點都不用操心，玩樂起來，東尼就是東尼，渾身是勁。

第一天我們在聖塔阿麻陸休息，旅館費雖有著落，但鄉村旅館房間設備太差，比我們的車廂還不如，大家寧願擠在一堆。我們只怕威瑪吃不消，一再勸她去住旅館，但她不論如何都不答應。

東尼猜到了她的心意，說：「車裡睡四個人剛好，妳跟朱去住旅館吧！」

他倒會出點子，我一個人拗不過眾意，只好去開了兩間比鄰的房間。

晚上，我們六個人，在街上成了眾矢之的。走到哪裡，身邊都圍上來一群好奇的鄉民。東尼擺出一派外交官姿態，天南地北，與人胡扯一通。

晚飯我們在車旁空地上自炊，煤油爐的火光招來了一大堆飛蟲。對我們幾個流浪慣了的人而言，生活不過是那麼回事，我只怕貝珍和威瑪不習慣。想不到卻是東尼有問題，他皺著眉頭，面對那些墜落的飛蟲發呆，口中囁咕著：「這是什麼日子？人窮了連蟲子都來欺負！」

我笑著說：「到底是誰欺負誰？是我們在危害蟲子的生命。再說，我們還不算窮。真窮到極處，還得感謝牠們自投羅網，送上美味佳餚哩！」

女士們聽了，面對盤中的食物，幾乎無法下嚥。突然間，只聽得威瑪大叫一聲，慌忙逃進車內，原來螞蟻雄兵也大舉來到，遍地都是。這些餓鬼窮凶惡極，見著肉就咬，一時又打殺不盡。我一急，只好拿了煤油瓶，滿地亂撒，螞蟻碰著即死。

一害已除，一害又興，那股煤油味更令人難熬。大家都主張遷地為良，但哪裡又有例外？我靈機一動，叫東尼先把車開走，再把地上的東西也搬開，就著地上的煤油，放他一把火。紅通通的一片火光，立刻化成一股黑煙，衝天而起。不一會，那些青草、樹根，在煤油的支援下，彷彿點了一地的大小蠟燭，好久好久才慢慢地熄滅。

雖然煤油氣味沒有除盡，但在這一陣子的忙碌下，大家都聞慣了，感覺不出來。倒是蟲蟻比我們敏感，不再來侵襲，我們在地上鋪了報紙，安心吃完了這一頓多災的野餐。

貝珍心滿意足，長吁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這種日子多愜意啊！」

威瑪也有同感：「我真願意這樣過一輩子！」